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

波爾德著

李葆貞譯

POLLYANNA

By

ELEANOR H. PORTER

Translated by

LEE PO-CHEN

世界文學名著

帕利小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84292)

世界文藝名著 帕利小姐 一冊

Pollyanna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僅價一分

原著者 Eleanor H. Porter

譯述者 李葆貞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第一章	帕利小姐	一
第二章	老湯姆與南錫	七
第三章	帕利安娜來了	一二
第四章	小閣樓	二三
第五章	遊戲	三三
第六章	責任問題	四二
第七章	帕利安娜和刑罰	五四
第八章	帕利安娜出去拜訪	六一
第九章	關於那男人的事	七四

第十章	使雪太太驚奇一下	八一
第十一章	引進建米	九五
第十二章	呈訴於婦女救濟會	一一〇
第十三章	在潘德爾藤的林中	一一六
第十四章	牛肉汁的事	一二五
第十五章	齊大夫	一三四
第十六章	一朵紅玫瑰和一條花圍巾	一四九
第十七章	『恰像一本書』	一六〇
第十八章	三稜鏡	一六九
第十九章	驚奇	一七七
第二十章	更驚奇	一八三
第二十一章	一個問題解答了	一九二

第二十二章	經訓和柴箱·····	二〇二
第二十三章	意外·····	二一三
第二十四章	潘約翰·····	二二一
第二十五章	等候的遊戲·····	二三一
第二十六章	半開的門·····	二三九
第二十七章	二次拜訪·····	二四四
第二十八章	遊戲和遊戲者·····	二五四
第二十九章	透過一扇開的窗·····	二七二
第三十章	寶建米建奇功·····	二七九
第三十一章	新姨丈·····	二八四
第三十二章	帕利安娜寫來的一封信·····	二八七

帕利小姐

第一章 帕利小姐

這個六月天的早晨，帕利小姐匆匆忙忙地進了廚房。她從不慌張的，尤其喜歡講究態度的安閒，但今天，她慌起來了，——是真的慌起來了。

南錫正在水桶裏洗杯盤，看着她的主人奇怪。南錫來帕利小姐家雖然祇有兩月，但她已經知道她的主人是從來不慌張的。

「南錫！」

「是，小姐！」南錫手裏拂拭着水瓶，很快活地答應着。

「南錫！」——帕利小姐的聲音非常蒼冷。——「我同你說話，請你把手裏的事放一下可嗎？」
南錫滿臉通紅。她立刻放下水瓶，拿抹布蓋着，——這樣還不能減少她的不安。

「是的，小姐；我聽你的話，」她說着，端正了水瓶，急忙地轉過身來。「我今天趕忙地在這兒洗，是因爲你今天早晨特別關照的呀。」

她的主人氣起來了。

「穀了，南錫，我不要吃你數理給我聽，你聽我說話。」

「噢，是咗，小姐。」南錫嘆了一口氣。她奇怪天底下可有一件能使她的這位小姐如意。說起南錫，她又從未出來過；但她的病媽媽，忽然把丈夫死了，剩下三個孩子，於是她祇好出來幫人掙些錢貼補，貼補，這次找到了這家大戶，她還以爲是福氣哩。——南錫是從鄉下「角落頭」出來的，離城六里路，她知道帕利小姐是老哈云頓家的唯一的女主人，也是城上最富的一戶。那是兩月前的事。現在她知道帕利小姐是一位嚴肅冷臉的婦人，如果一把刀落在地板上或者門響了一下，她是要生氣的——不過卽或刀子不落門不響她也從不會笑起來。

「等你做完了早上的事，南錫，帕利小姐又說下去，『你去將閣樓收拾乾淨，鋪一張小孩的床，自然，將箱櫃挪出來後就打掃房間。』」

「是，小姐，不過箱櫃放在什麼地方呢？請問。」

「放在前樓」帕利小姐猶豫了一下，說：「我想還是先告訴你吧，南錫，我的姪女兒帕利安娜小姐要來同我過。她才十一歲，那間房就是爲她預備的。」

「一個小姑娘，來這裏住嗎，小姐？呵！那多麼有趣！」南錫叫起來，她想起自己的家的小妹妹是多麼可愛啊。

「姪女麼？我倒不頂想用那個字，」帕利小姐冷冷地說。『不過我總要極力朝好處做，自然，我希望是個好婦人；我知道我的責任。』

南錫臉紅發熱。

「自然，小姐；我不過想一個小姑娘來一定要使許多的事情光明，有趣，」她囁囁着說。

「謝謝你，」這位老姑娘乾乾地說。『總之，我不能說我是有那種需要。』

「但是，自然你需要你姐姐的孩子，」南錫心想無論如何她應當對這小客人表示歡迎才對。帕利小姐將個下顎舉的高高地。

「真正罷了，南錫，就是正因為我遇見一個姐姐，她要出嫁並且帶來一些不需要的孩子們，那已經是不够笨的，我看不出我還該特別地自己去照顧他們。不過呢，我早就說過，我知道我的責任。好，你弄乾淨那一角。南錫！」她尖削地說完就出去了。

「是咯，小姐！」南錫又嘆了一口氣，張一張那半乾的水瓶——現在是如此地冷還得須重洗。帕利小姐在她房裏又抽出兩天前從西鎮來的一封信，使她不快活而驚異的一封信。信上說：「女士：我很難受，報告你，威約翰先生兩星期前死了，留下一個十一歲的女孩。他未曾遺下什麼，除了幾本書；你也知道他是這鎮上禮拜堂的牧師，薪水非常菲薄的。」

我知道他是你過世姐姐的丈夫，但他告訴我家境不是頂好。他想請你看姊妹的情份上，肯帶過他的小孩來，領她成人。所以我寫這封信給你。

小女孩在你接着這封信時可以準備上路；假使你願意帶她，我們最希望你立刻寫信示知，因

此地有夫婦倆快要到東邊去，她們就可先將她帶到波斯頓，然後送她上火車。自然要告訴你帕利安娜上車的日期。

盼望好音。

『吉爾曼』

帕利小姐纔一縷眉頭，將信折好又放在信封裏。她前天已經覆了信。自然說她願領那小孩。她是非常知道她的責任的。

這時她坐下，手裏握着信，思潮卻回到她的姐姐阿麗身上去，就是這個小孩的母親，當她二十歲時，不管她家庭的反對硬要嫁給一個年青的牧師。同時有一位有錢的人，她家裏希望她嫁給他；可是她不願。

這位富人既有年紀又有錢，而牧師祇有一個極少年的頭腦，充滿了理想和熱心，還有一腔熱愛。阿麗卻歡喜這些——也許是十分自然的？所以她嫁了牧師，而且搬到南方去成家，作一個傳道人的妻子。

壞運來了。帕利小姐還記得很清楚，雖然她那時祇是一個十五歲最幼的一個。家裏是不高興理那傳道人的妻子的。的確，阿麗曾經寫過信回來，並且替最後的孩子起名叫「帕利安娜」，爲的紀念前兩個姐姐帕利、安娜——死去的兩個孩子。這就是阿麗最後的信；幾年後即傳來她的死耗，而她心碎的丈夫也從西邊小鎮上來一封通知書。

同時，時間是不爲人事而停留。帕利小姐看着下面的村莊，想着二十五年來人事的一切轉變。她現在已經四十歲了，是世上最孤獨的一人。父母，姊妹——完全死了。成年累月她就是她父親遺下萬千資產家庭的女主人。有些人公開地同情她的孤獨，並且勸她找個把朋友陪伴陪伴她；但她既不歡迎人家的同情，又不接受人家的忠告。她說她不孤寂。她歡喜一個人。她歡喜寧靜。不過現在——

帕利小姐板着臉閉着嘴立起來。她快活，自然因爲她是好婦人，她不但知道她的責任，並且還有充分的勇氣實行出來。但——帕利安娜——噢，是多麼怪的名字！

第二章 老湯姆與南錫

在小閣樓上南錫用很大的氣力又掃又抹，特別注意一些角落頭。與其說她努力工作，毋寧說她藉此發洩她心裏的情感。

「我——願意——能——掘——出——這些角落頭。——她的——靈魂！」她很快地嘖嘖咕咕着。「還有許多要打掃，不錯！她把小孩安置在這間大房子裏，夏天太熱，冬天又沒有火呀！必需的孩子的確——哼！」南錫將拖把拼命地抖，手都抽筋痛起來了，還是自言自語着：「我說小孩才不是不需要的哩！」

她又靜靜地工作，一會，就完成了她的打掃，看着這空空洞洞的房間，她表示深深地厭惡。

「好，我的一部分事總算作成了！」她嘆了一口氣。「現在這兒是沒有一粒灰塵了，——可憐的小孩，來一定要想家，寂寞，唉！」她說着走出去將門碰地一關。

「哦！」她一驚，咬着唇。又說「好，我不在乎。希望她不聽見就行了。」那天下午，南錫偷幾分鐘跑到花園去拜望老湯姆，他曾經在此地拔草掃徑，不知幾多時候了。

「湯先生」南錫叫了一聲，趕忙向後望了是否有人注意他；「你可知道有一個小女孩要來同帕利小姐過嗎？」

「一個——什麼？」老頭兒慢慢用力地伸起腰來問。

「一個小女孩——來同帕利小姐過日子。」

「說下去你的笑話，」不相信的湯姆嘲笑着：「你爲什麼不說太陽明天從西邊出？」

「是真的，她親自告訴我的，」南錫接着說，「是她的姨姪女；今年才十一歲哩。」

「噢有這回事！」他自語着，忽然好似想起什麼來，他說「哦，我知道了，這一定是——阿麗小姐的女孩！她們沒有別的人出嫁。對了，南錫，這一定是阿麗小姐的女孩。真真出奇；想不到我這副老眼還能看到這些事！」

「阿麗小姐是誰？」

「她現在是天上的天使了，」老頭兒熱情地喘了一口氣；「她是老主人的大小姐。二十歲時就嫁到遠方去，離今好幾年了。聽說她的孩子都死了，祇落末了一個，大概就是你說要來的，那個了。」

「她十一歲。」

「不錯，差不多就是這般大，」老頭兒點點頭。

「你可知道嗎，她把閣樓給她住呢，——真可惡。」南錫恨着說，又張張後面的屋子。老湯姆先繃起眉頭心，接着又古怪地一笑。

「我有點希奇，不知帕利小姐如何同一個小孩過得來！」他說。

「哼！我才不知道一個小孩怎麼能同帕利小姐過得來哩！」南錫搶着說。老頭兒笑起來。

「我猜你不大歡喜帕利小姐吧？」他問。

「誰又會得歡喜她！」南錫憤憤地說。

老頭兒笑得格格地又彎下去做事。

「我猜你不曉得帕利小姐戀愛的故事吧？」他慢慢地說。

「戀愛的故事——她[？]哦！不會，不會有人愛她！」

「噢，是的確有人，」老頭兒低着頭說。「並且這人就住在鎮的不遠處。」

「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那個。我不應該說。」老頭兒收回自己的過失，他望着後面的房屋，藍眼睛放出光來，顯出他對這屋的老僕的忠誠。

「看起來像不可能的事——她和愛人，」南錫還接着說。

老湯姆搖搖頭。

「你不像我知道帕利小姐的多，」他辯道。「她從前真生得美——現在也不錯，假使她肯收拾起來。」

「美麼帕利小姐！」

「是的，假使她將那緊緊的頭髮鬆下來，像從前不留意的那般，再戴起帽子，穿上一件時髦滾花邊的衣服，你看她才叫做美哩！帕利小姐還不算老啊，南錫。」

「真的嗎？也許她從現在裝老吧，」南錫鼻子哼了一哼。

「不錯，我知道。從她與她的愛人破裂之後，」老頭兒點點頭，「從那時她的心境變了。」

「我要這樣說，」南錫怒冲冲地說：「沒有人歡喜她，無論如何沒人歡喜她！假使不爲着家裏等着這個錢的工資，我一定不等在這兒。——但總有一天我的災難滿了，我就要與她再會了。」

老湯姆搖搖頭。

「我知道，我也覺得，那是很自然的——但，孩子——那不是頂好。記得我的話，儘力做去。」他又低下頭彎下去做他的事。

「南錫！」一個尖聲音在叫。

「來啫，小姐！」南錫急忙地進屋去了。